

北中国门

王族◎著

描写
中国边防人
守卫祖国边防的
故事



阿勒泰牧场

达尔汗雪山

额尔齐斯河边号称“蚊子王国”沼泽地

古老的国门旁

界河边

七个边防连
北大门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中国门/王族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1. 3

ISBN 978-7-5396-7082-9

I. ①北… II. ①王…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232023 号

出版人: 段晓静

责任编辑: 汪爱武 王 涛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2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2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白哈巴的凝望

- | | |
|-----------|-----|
| 1. 通向边界的路 | 001 |
| 2. 边防连和村庄 | 003 |
| 3. 一号界碑 | 010 |
| 4. 远望爱情 | 013 |
| 5. 四封电报 | 019 |
| 6. 哈熊沟历险 | 027 |
| 7. 界碑旁的墓碑 | 035 |

第二章 扎玛纳斯的冰与火

- | | |
|--------------|-----|
| 1. 下站 | 038 |
| 2. 血与雪共舞 | 050 |
| 3. 飞机今天降落 | 056 |
| 4. 暴涨的哈巴河 | 063 |
| 5. 游牧齐巴齐里克 | 069 |
| 6. 欢乐的猪 | 078 |
| 7. 保塔美的第一位女性 | 084 |
-

第三章 阿黑吐拜克的诉说

- | | |
|-------------|-----|
| 1. 界河冰面上的脚印 | 092 |
| 2. 越境者 | 099 |
| 3. 长途巡逻 | 108 |
| 4. 清油苦旅 | 121 |
| 5. 无言的爱 | 127 |
| 6. 负重的山峰 | 133 |

第四章 克孜乌雍克的梦

- | | |
|-----------|-----|
| 1. 感情的穿透力 | 138 |
| 2. 无言的大漠 | 142 |
| 3. 牧工一家 | 145 |
| 4. 老兵和新兵 | 152 |
| 5. 命运的容器 | 159 |

第五章 北湾的蚊子

- | | |
|---------------|-----|
| 1. 蚊虫王国 | 167 |
| 2. 蚊网中的兵 | 175 |
| 3. 坏事和好事 | 182 |
| 4. 额尔齐斯河上的摆渡人 | 187 |
| 5. 两个“小兵” | 192 |
-

6.150 封家信	199
7. 雪之刃	205
第六章 吉木乃国门	
1. 国门下的仪仗队	208
2. 会晤者的风度	212
3. 同一种真诚	214
4. 夜归别尔克吾	223
5. 爱的守护	230
第七章 达尔汗冰山	
1. 水水水	235
2. 会唱歌的狗	241
3. 风雪阿克赛	246
4. 走向冰山	257
5. 界河边的一天	263
后记	270

第一章 白哈巴的凝望

1. 通向边界的路

边界在哪里？

从驻扎在哈巴河县的边防团出发，车子行驶半小时，往左拐入一条土路，起伏不平的路面便颠得车子晃来晃去，恍若大风中的船只。边防团的驾驶员已习惯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所以他加大油门把车子开得飞快。坐在车中的人从反光镜中看见，后面的灰尘像是咬紧了车子，紧跟着不放。

这条路通向阿尔泰山上的白哈巴边防连，他们驻扎之地即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国的边界。

长时间以来，阿尔泰和阿勒泰被不少人混淆为一个概念，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阿尔泰指的是一座山，亦可理解为构成亚洲的重要板块；而阿勒泰则是新疆行政划分区域，右依昌吉州，左附塔城，是一个有草原、森林、湖泊、河流和沙漠的地方，同时与蒙古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边界有相邻。

北中国门
BEI ZHONGGUO MEN

车子往前行驶不久,就开始爬山了。山是小山,车子不费吹灰之力便开了上去。到了山顶,我们便看见山下有一个大平滩,一条路像细线似的从大平滩延伸过去,绕上了对面的大山。

边防连的人把这个大平滩叫胡吉里平滩,在夏天走过,一个多小时即可。但到了冬天,大雪掩埋了路,边防连的军人上下山只能坐马拉爬犁,遇到雪厚的地方无法通过,人只好下来挖雪,边挖边往前行驶;顺畅时过大平滩要四五个小时,不顺畅时则要一两天。

冬天过大平滩,人们谈“雪”色变。

因此,凡是在夏天去白哈巴的人,坐在车中,想想人们在冬天的艰难跋涉,便会发出感慨:阿勒泰的冬天杀人哩!这句常挂在人们嘴上的话,具体到某个人的亲身体验上,那份痛苦是难以与人言的。

当然,人们很少在冬天上山,所以过大平滩,也多在夏天,车子可轻松通过。人坐在车中,不到两个小时,就已经离山下的世界远了。山坡上的松树一身墨绿,草地上满是无名的野草、绽放的花朵;远处的山脊,仍然一片褐黄,像是谁站在坡底,把一盆绿汁奋力向上泼去,尽管他用了很大的力气,却仍然没有泼到山顶。

看着苍凉干枯的山脊,你会意识到离边界不远了。

车子轻松翻过大山。

下山的路仍像一根细线,却钻进了松林中。远处是绿色树林,它把几座山覆盖得严严实实;再往远处看,似乎把天空也映衬得绿了。在这片密林里,驻扎着白哈巴和扎玛纳斯边防连。这是边防团驻守在阿尔

第一章 白哈巴的凝望

泰森林地带的两个连,与其他几个驻守在雪山、大沙漠和大风口的边防连一样,边防连人的生活因受自然环境制约,有着诸多困难。

车子在树林中快速穿行,过了铁列克提,又开始爬山。树木仍然茂密,天气却变得更凉,再往前走,人觉得被树荫遮掩的山坡有些阴森和寒凉。

长期生活在这片树林中的边防军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车子在不经意间驶出树林,一出树林,车上的人才发现在林子里走的是下坡路,居然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山下。阳光喇地照过来,车内骤然变得明亮。拐过一个弯,就看见前面的山谷中有一个村庄,那就是被誉为“西北第一村”的白哈巴村。村前的山坡上有一座白色楼房,那便是白哈巴边防连。连队后面有一座哨楼,哨楼下面就是铁丝网,铁丝网的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我们就这样走到了边关。

2. 边防连和村庄

边防连也是白哈巴村的一部分,从远处看,哈萨克族村民居住区、蒙古族图瓦人(蒙古族的一个分支)居住区和边防连是一个整体。村子坐落在一条山谷之中,房子都是用木头做成的,有独特的尖顶,白桦树、绿杨树点缀在房屋四周,一条小河从村中流过,夕照下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

北中国门
BEI ZHONGGUO MEN

在村子里遇到的都是和善憨厚的笑脸,即使正忙碌着的人们,也都会跟陌生人打招呼。村民多为哈萨克族人,他们肤色白里透红,身材魁梧。据说,生活在白哈巴村的图瓦人是成吉思汗的一支部落的后裔。当年,成吉思汗率军征战时,命令他们在这里驻守。时间长了,一代天骄一去不返,他们就在这里生儿育女,繁衍生息。20世纪60年代,他们曾搬到哈巴河,后因生活不习惯,又全部搬了回来,与哈萨克族居民同住一村。

时间长了,村民们与边防连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也发生了不少事情。

1997年10月,白哈巴下了一场大雪。很快,村子就被白雪裹住,房子在雪中变得像孤岛。寒风夹杂着雪花吹过来,打在战士们的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吃过晚饭,战士们早早进入房子。房子里的暖气烧得很热,把寒冬隔在了外面。雪仍在下着,只有哨兵彭海涛背着枪在营房门口伫立。11点多,他突然看见一个黑影跌跌撞撞地向边防连走来。他下意识地抓紧枪,双眼紧盯着那个黑影。黑影一直向边防连移动,慢慢地,他看清那团黑影是一个人。等到那个人走到近处,他大喝一声:“谁?干什么的?”

那人立即叫了起来:“是我,有急事找解放军。”彭海涛听出来了,她是村里的妇女米哈尔。米哈尔走到彭海涛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王医生在吗?快、快,我老爸喝毒药了,快不行了,快让王医生去救救他。”

第一章 白哈巴的凝望

彭海涛把她带进了连队。

米哈尔前一段时间因为和丈夫吵架，赌气回了娘家，回来后心情不好，天天喝酒解闷。白哈巴村的人嗜酒如命，男女老少，每人每天喝上一两斤不成问题。米哈尔昨天喝了两斤酒，醉得不省人事，乱叫乱骂。她父亲已经劝了好多次，她都听不进去。老人家想不开，一气之下服了磷化物。

军医王坤已经上床休息，听到消息立即翻身起床，提起急救箱出了门。一出门，大风裹挟着雪花劈头盖脸地砸过来，王坤下意识地用手拉了拉衣领。米哈尔赶紧对他说：“王医生，你一定要去，我老爸确实不行了。”王坤听了，笑了笑说：“没问题，走。”两个人一头钻进了风雪中。

他们的身影很快就被风雪淹没。

到了米哈尔家，米哈尔的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米哈尔的母亲正蹲在他身边，摇着一把羽毛扇子在念咒语：

黑虫子，你快回家吧
你们家的帐篷被火烧了
你阿爸阿妈在等着你回去
你赶快回家去吧
你阿爸阿妈要带你去更大的草原
黑虫子，你快回家去吧

村里人相信咒语能使病人脱离痛苦,所以,经常为病人念咒语。王坤让米哈尔端来一盆热水,给她父亲洗了脸,然后,他开始给老人催吐。几分钟后老人哇哇地吐了起来,吐完,他脸上的神情变得好了一些。王坤又开始给他洗胃,输液。老人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望望女儿,又望望王坤,流下两行泪水。

半小时后,老人安详地睡着了。

王坤一直坐在他身边耐心守候,老人这一觉睡到凌晨4点多才醒来,他的面色已有好转,神志也完全清醒了。他拉住王坤的手连声说:“佳克斯(谢谢)、佳克斯!”

王坤向米哈尔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握了握老人的手,走出了房门。出门没走几步,他发现,地上的雪已经落得很厚了,一脚踩下去雪快埋到大腿了。他抬头向连队的方向望了望,四周一片漆黑,除了可以确定的方向外,路早已没有了踪迹。

米哈尔追出门,挽留王坤在她家住一夜,他婉言谢绝了。他把药箱背好,向前走去。

米哈尔望着他的身影在风雪交加的夜色里消失,禁不住流下泪水。

另一件与医疗有关的事,与执勤点恰巴图的一匹军马有关。1999年7月16日,一匹军马突然得病,战士们发现它的嘶叫声不对劲,赶到它跟前,看见它的肚子上起了一个大包,他们赶紧给连里发电报,报告了这一特殊情况。

第一章 白哈巴的凝望

连长赵勇派驾驶员廖志强和战士屈小虎去白哈巴村找老兽医玛德斯,请他去恰巴图医治军马。廖志强和屈小虎找到玛德斯,向他说明来意,他高兴地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廖志强开车拉着玛德斯出发了,可走了没多远,天就变了。起先,自西边天空飘过一朵乌云,谁也没在意,然而没过多久,那朵乌云像变魔术似的,突然变成了一大块,很快便遮盖了天空。玛德斯抬头看看天,对廖志强说:“得开快一点了,这天看来要下雨。”廖志强听他这么一说,加大油门,快速向前冲去。

雨很快就下了起来。

玛德斯看着如注的雨水,眉头皱了起来。廖志强从反光镜里看到他的神情,以为他嫌车慢,便又加大油门。廖志强却不知道,玛德斯并不为雨发愁,而是为那匹马担心,他怕这场雨一直下下去,没办法给马动手术。

路开始打滑,廖志强只好把车速减下来。不一会儿,天空又开始电闪雷鸣。这一带经常有雷电击中大树,所以,廖志强只好减慢速度往前开。然而,没走多远,前面出现了一个斜坡,车子爬上去,立刻就倾斜了。廖志强紧紧抓住方向盘,踩稳油门,慢慢地往前开着。他知道,如果车子斜着滑向坡下,就没办法收拾了。

十几分钟后,车子终于爬过斜坡,廖志强和玛德斯等这才松了一口气。

到了执勤点,放牧员王勇已经把马关进马圈。雨还在下着。廖志

强本来想把车子倒到院子的右侧,但玛德斯着急地对他说:“快停,我下去。”车刚停下,他就提起手术包跳下车,大步流星地向马圈走去。廖志强看见他在雨中行走的身姿是那么矫健,怎么也不敢相信,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

玛德斯进了马圈,看见马已经垂下了脑袋。他走上前去,伸出双手在它身上慢慢地抚摸着。他的神情很专注,双手抚摸得很慢。过了一会儿,奇迹发生了,那匹马慢慢抬起已经垂下半天的脑袋,朝天嘶叫了一声。它的声音洪亮,像是身体恢复了力量。玛德斯仍继续抚摸着它,它又叫了一声,然后便乖顺地卧倒。玛德斯拿出手术刀,对准那个已经化脓的大包划了一刀,脓马上流了出来。马开始颤抖起来。玛德斯用双手抚摸着马头,开始用低沉的嗓音哼起一首歌曲。马像是听懂了他的歌,慢慢停止了颤抖。过了一会儿,它把头靠在玛德斯身上,像孩子依偎着母亲。

战士们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吃完晚饭,玛德斯发起了高烧。大家一问才知道,他已经病两天了。大家望着他,什么话也说不出。

离开白哈巴连队的第四天晚上,玛德斯便到连队报告,有几个人喝醉了酒,打了他妻子布依,他们现在正往界河边走去。

团政治处副主任刚好在白哈巴边防连蹲点,他立即组织人员赶往出事地点。在路上,战士们才弄清事情的缘由:晚上9点多的时候,玛德斯的妻子布依看见几个人摇摇晃晃地向界河边走去,她立即赶到他

第一章 白哈巴的凝望

们跟前，闻见他们满口的酒气。她意识到，这几个人喝醉了酒，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如果他们临近边界，肯定会出事。想到这里，她伸手拦住他们的去路说：“前面是界河，你们不能过去。”那几个人见突然冒出一个女人，而且说话的口气十分强硬，顿时火冒三丈，其中一个小伙子抬手一拳，打在了她的脸上。她感到脑中嗡地响了一下，鼻子里流出东西，她伸手一摸，是血。玛德斯听到外面的吵闹声，出来一看，是自己的妻子挨了打。他上前准备与那几个人辩理，布依却拦住了他，用哈萨克语对他说：“我先在这拦着他们，你赶快去边防连报告情况。”

政治处副主任听完这些，一股正气油然而生。白哈巴一带来往的人员比较复杂，经常有旅游和打猎的人到处乱走。这些人对边界的观念很淡薄，不知道同样是土地，但界内与外界有天壤之别。

几个人赶到界河边时，见布依仍与那几个小伙子争执不下。布依让玛德斯去连队报告情况后，一直耐着性子给那几个小伙子讲边防知识。她想，这样一则可以让他们明白几分道理，二则可以先稳住他们，防止他们在战士们赶到之前接近界河。没想到刚说几句，一个醉汉又给了她一拳。她立刻觉得眼冒金星，嘴唇火烧似的痛了起来。

政治处副主任喝令那几个小伙子站好，严厉指出他们的错误。那几个小伙子看见全副武装的军人出现了，顿时酒醒了。他们看见布依脸上的血，才知道自己犯下了错误。

政治处副主任给他们讲解了一番边防政策，然后把他们送到了地方派出所。返回时，他看见玛德斯扶着老伴布依站在门口，一股热流顿

时涌上他的心头。他向他们招手示意：请回去吧，没什么事了！两位老人这才转身回屋。

3. 一号界碑

白哈巴村西侧有一条河叫阿克哈巴河，它自北向西缓缓流淌。这条流经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河流，远远看去，如同一股洁净的奶水。它缓缓流入丛林，就像慈祥的母亲在哺育着阿尔泰的崇山峻岭。

1998年8月，中哈联合勘界小组开进了阿克哈巴河河源，对中哈边界争议地区开始实地勘察。这个地方除了那仁夏牧场外，别的地方都是无人区，平时基本上无人进入。为了使勘界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中哈勘界小组决定从白哈巴村请一名向导。村民别里思汗听到这个消息后，主动找到外办人员，声称自己对阿克哈巴河河源一带很熟悉，愿意带大家进去。外办人员见他看上去年龄很大，就问他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嘿嘿一笑说：“我今年才40岁。我嘛，经常在山里头待着，所以看上去年龄比较大，实际上小着哩。”外办人员便爽快地答应了。到了哈巴河河源，别里思汗果然对这一带很熟悉，他引导大家翻山越岭，准确无误。大家对这位哈萨克族大叔赞叹不已。

勘界组在河边上安营扎寨，开始作业。这一带潮湿，许多人都感到不适。晚上，从别里思汗的帐篷里传出咳嗽声，一声紧似一声，偶尔还听到痛苦的呻吟声。大家以为别里思汗感冒了，给他送去了药。

第一章 白哈巴的凝望

勘界工作开始后,别里思汗与哈方的一名勘界员闲聊,聊着聊着,结果发现两人的祖先是同一部落的。两人谈得很投机,都自认为是雄鹰。后来,随着勘界工作的深入发展,两人又充当起了翻译和信息传递员的角色。

到了夜晚,大家仍听见别里思汗不停地咳嗽。

后半夜,天下起了大雨,浓密的雨点打在树叶上,发出一片混响,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家听见帐篷外传来几声马的嘶鸣声,接着又有一些嘈杂的响动。他们出门一看,只见别里思汗双手紧紧地牵着一匹马。那匹马被雨淋得很烦躁,想挣开他,但别里思汗紧紧攥住缰绳不放。雨水噼噼啪啪地落下,别里思汗的头发已经完全湿了,一缕缕粘在额头上,更衬托出他的沧桑与老迈。他的背有些佝偻,攥着缰绳的手显得很吃力。那匹马一直在挣扎,他攥着缰绳,跟着它在原地打转。

大家上前帮他把马拉住,牵回那个简易马棚内。别里思汗看马被关住了,才松了口气。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又咳嗽了起来。

那天晚上,他咳嗽了一整夜。第二天,大家才发现,他把自己的被褥盖在了那个马棚上。那匹马没有再淋到雨,在马棚内安卧了一个晚上。

中哈勘界组很快就将这块争议地区划定好了。从阿克哈巴河河源开始,中哈边界线正式向北延伸,两国军人在这里立下了中哈 1 号界碑。

别里思汗和哈方的那位勘界员认为 1 号界碑立得很有意义,他们

商定,一块儿去 1 号界碑旁合影留念。

平时,要去 1 号界碑,必须过阿克哈巴河。有一棵树横倒在河面上,大家顺着树拉了一根绳子,人要过去时,拉着绳子从树上便可走到对岸。

别里思汗走到河中间,突然咳嗽起来。他用手抓住绳子,停了下来。不一会儿,他咳得更凶了,脸色骤变,浑身颤抖不已。他一手捂着胸口,准备挣扎着走到对岸去。然而,他刚一迈脚,身子就晃了起来。紧接着,只见他从树上咚地掉进了河中。落水的一瞬,他没有松开那根绳子,同时,又用右手抓住了一根树枝。但河水很急,他被冲得左右摇晃,像一只快要被急浪打沉的小舟。

哈方勘界员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惊呆了。他大声叫喊,附近的人都赶了过来。翻译陈疆华沿着那棵树走过去,准备拉别里思汗上来。然而,就在他刚走到别里思汗跟前时,别里思汗被一个浪头冲得松开了那只抓住树枝的手,另一只手仍抓着那根绳子,那根绳子被拉出一道圆弧,在水中上下浮动。别里思汗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一个大浪打来,他被冲走了。

大家眼看着他的脑袋在水中时隐时现,并被冲向下游,都急切地喊着他的名字。陈疆华跑回岸上,和大家一起拨开树丛,向下游追去。

那位哈方勘界员边跑边对大家说:“咱们得快一点,他有病,而且已经 60 多岁了。”

大家听了这话,都愣住了。谁都知道,他 40 岁。